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一 年

第 二 輯

第 九 號

第六十一次會議

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星期四

紐約成功湖

目 錄

第六十一次會議

	頁數
三十七. 臨時議事日程	一〇三
三十八. 通過議事日程	一〇三
三十九. 關於烏克蘭控訴希臘事之討論(續)	一〇三

第六十二次會議

四 十. 關於烏克蘭控訴希臘事之討論(續)	一一二
四十一. 一般討論	一一七

第六十三次會議

四十二. 正式公報	一二四
-----------------	-----

文 件

附件

下列各項有關第六十一、六十二及六十三次會議之文件載於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五號內：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長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致祕書長電 (文件 S/137)	八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第五十七次會議中所作之陳述 (文件 S/144)	九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一年

第二輯

第六十一次會議

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O. Lange (波蘭)。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埃及、法蘭西、墨西哥、荷蘭、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三十七．臨時議事日程

- 一．通過議事日程
- 二．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長致祕書長電 (文件 S/137)¹。
- 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第五十七次會議中所作之陳述 (文件 S/144)²。

三十八．通過議事日程

主席：本席建議吾人遵照昨日之程序，即決定將第二項目列入議事日程，而在第二項目未經處理之前，將第三項目暫留臨時議事日程內。除非有人反對，本席當認為第二項目業經通過，而第三項目則暫留於吾人之臨時議事日程內，以備將來再予考慮。

(第二項目通過)

主席：安全理事會業經決議准許烏克蘭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希臘代表參與第二項目之討論，茲請各該代表就本理事會議席。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及希臘代表就座)。

三十九．關於烏克蘭控訴希臘事之討論(續)

主席：昨日吾人曾聆悉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之陳述。吾茲將聆取希臘代表之陳述。

Mr. DENDRAMIS (希臘)：希臘與各盟國並肩作戰之時，英倫所能供獻者惟血汗與淚而已，此為邱吉爾之言；希臘曾為盟國獲致首次勝利，而對方固為迄其時為止目為無敵之強國者；希臘嗣曾遭受義、德、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之四重侵佔，而對佔領軍隊堅強抗禦；希臘今日來此對於挑釁鄰國，威脅和平之罪名提出答辯，此在六個月來已屬第二次矣。

吾人固知烏克蘭控訴之用心何在；但吾人仍予欣然歡迎，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可藉討論而窺見本事件之真相，且可自行判斷究竟一再尋釁企圖擾亂和平者，為希臘抑或其他國家也。

一俟本人談及問題之實質時，必可使諸君相信：此次戰爭後萬劫餘生，不幸又位居東南歐要衝之希臘，素來且將繼續倡導巴爾幹各國和平與自由之偉大理想，蓋希臘認為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五號附件八。

²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五號附件九。

該三域之和平實爲普遍和平先決條件之一也。

希臘在此間及巴黎同時所受之攻擊使吾人憶及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義大利進攻希臘前夕羅馬之叫囂；彼時希臘所受之欺凌連續不已，其船隻或遭轟炸，或竟被擊沉，而義大利之法西斯主義者及羅馬報界則以威脅巴爾幹和平之罪名加諸希臘。

希臘因傳統關係，原以中庸是尚；浮誇之詞素爲希臘所不喜。然希臘有權追憶且遇必要時提醒其他各國：希臘之領土原爲世界之祖國，文明與自由發祥之地。其地土不大，但其國名則係某種道德與精神價值之象徵，由於此種道德與精神價值，希臘乃有權自認爲可與最大強國相比而無愧。希臘既已於戰時行使是項權利，而犧牲五萬以上之生命，均係死於戰場者，自不願於平時加以放棄也。

烏克蘭茲已自居爲希臘及英聯王國之控訴者。該國以存心攻擊無辜之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人民之罪，加諸希臘，並指控吾人激怒吾國之亂黨；並謂英國人情願協助吾人以恐怖威迫此輩平和之亂黨，然此輩現正服用受其殺戮者之財物，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內戰時彼等所釀成之流血，其腥跡猶留其雙手未除也。

至於莫斯科對希臘人民廣播中所引述之蘇聯報界言論摘要，則烏克蘭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似已健忘。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德軍侵入雅典一週年時該廣播中有謂：“諸君曾赤手空拳力拒全副武裝之敵人，而獲得勝利；以小敵大，諸君已將其擊敗。此固理之必然，蓋諸君均係希臘人也。諸君曾爲吾人爭取時間，藉可自衛；吾人基於蘇聯人民之立場及人類之立場，對於諸君實深感激。”

此爲希臘所受最美讚詞之一。當時希臘雖被制壓，身經萬苦，而精神則不屈不撓。

希臘人民對於蘇聯軍隊之英勇無匹至深欽敬，納粹主義之崩潰，此蓋爲其主因之一也。

然希臘人民自信彼等已盡其所能，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有所効力。

希臘於當時情況之下，對於滿足其合理要求並對希臘及蘇聯之共同敵人加以制裁之

企圖，曾期望獲得援助與支持。是以希臘人民今日乃有理由感覺憤恨；非僅因彼等所應得之援助已被拒絕之故，且因據彼等所得之印象，彼等之鄰國，無論其爲友爲敵，均受蘇聯所示之善意所鼓勵，而對於希臘或則揚言恫嚇，或竟從事於神經戰爭也。

希臘因地中海之故而成爲西歐列強之鄰國，而其陸上邊界又使之與蘇聯毗鄰。吾人之國策即係根據吾人地理上之位置。吾人不願成爲衝突之地，而寧願成爲協調之因素，爲吾偉大盟國間之聯繫。

世之崇尚民主者以希臘人民爲最。希臘乃民主孕育之地，而民主則爲希臘政治精神之產物也。此種制度之要義係基於兩項原則：第一，多數統治而少數監督；第二，少數如能取得輿論之支助，恆可變爲多數。此種制度自不能視爲對於另一國家之威脅。國際合作之首要條件在於承認每一國家有權藉其自由之判斷自行決定其社會、法律及政治各方面之體制。此即希臘人民目前所爲之事；彼輩偏愛民主，但此非謂彼等不尊重與希臘人民之歷史、傳統、種族成分及信仰不能相容之另一制度統治下人民之意志也。

關於阿爾巴尼亞問題（伊庇魯斯北部之劃歸希臘領土）及希臘與保加利亞邊界之勘正問題，希臘之要求各盟國（且僅各該國）爲其主持公道，本非過分之要求，乃竟被指爲對於鄰國之威脅。此種“和平之威脅”使本人憶及伊索寓言中之故事：某羊就飲溪中，竟污及狼之飲水！

凡在抵抗兩帝國之鬭爭中戰死，以其軀體保衛今日之指控吾人者，當無人能想像希臘今日竟在諸君之前受此控訴，而其惟一罪狀爲猶能健存，且僅要求基本之公道，而未要求任何非分之酬報。或者彼輩抗戰身死之人士實遠較生者爲愉快，蓋彼輩無須在此間目覩此種痛苦之悲劇也！

希臘從未思及擾亂和平。希臘素來以謹慎與適可之態度，仰賴各大強國主持正義。倘此而可以構成和平之威脅，則和平所受之危害確已嚴重。和平所受之危害實由於不可容忍之濫用權勢與最凶暴之違犯正義之舉。強盛未必即係有理。厚顏通敵之保加利亞與阿爾巴尼亞人固不能僅恃袒護而變爲聖賢。

吾人亦不能因此而將血跡斑斑之希臘荆棘之冕視爲國際間擾亂和平之象徵。希臘自然感覺憤恨；蓋希臘原期望獲得所有大小盟國之友誼，一無例外，一如希臘素來對每一國家所表示且仍繼續表示之友誼然，此固非僅爲其本身之故，亦係爲其所堅決維護之理想着想也。

希臘聞及其領土或將成爲巴爾幹各國紛亂之中心一說，深感痛苦。姑置希臘歷經長時期而苛酷之苦難後所處之微弱情況不論，即希臘爲此次戰爭所付之鉅大代價，已足使其對於和平之忠忱較諸任何其他國家尤屬近理。

希臘向各偉大盟國所提之要求，有關一原經一再認係希臘所有且曾由希臘得列強之認可後加以佔領之領土，似此完全合法之要求，竟被稱爲危及巴爾幹各國之和平，而此種危害所自來之國家，又爲自其重列於自由國家之林以來，即恪守其合法權利且矢忠於其一貫之行爲者！

希臘有若干要求，要皆未超越其應得之權利，但其旨趣與帝國主義相去之遠，則無可比擬。希臘向未貪求任何他人之合法權益及任何不爲希臘人民所居住或未經其天才所光耀之區域。希臘自開國以來即係如此，而至今仍然。目前如欲談論巴爾幹和平之威脅，惟有於希臘之領域以外覓之。所謂希臘所引起之鄰國之恐懼心，本人惟有認之爲幻想而已。蓋該數國之中究有何國可爲希臘所攻擊乎？希臘之軍隊尚在組織之中。現時保加利亞擁有精練之軍隊十五萬人。南斯拉夫則動員軍隊三十萬人，而阿爾巴尼亞則有數萬軍隊集中於吾人之邊境。故倘有威脅存在，其來源當非希臘。倘須實施監視，亦應施之於希臘以外之國家。舉例言之，保加利亞於三十三年以內曾被三度征服，且曾三度犯罪有似現正在紐倫堡受審訊者，今其軍費之總數與其全部資源相較實已迥不相稱。

希臘對於阿爾巴尼亞並無敵意。一俟與該鄰國間之懸案解決以後，希臘即準備忘却各種悲慘之往事而重續前交。然希臘決不因阿爾巴尼亞挑釁性之國家主義精神由外界苦心扶植後再興一事而忘却該國對於軸心侵略之貢獻也。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曾稱希臘對於伊庇魯斯北部之要求，基於明白樹立之希臘對於該省之嚴正主權而提出者，爲悲劇性之喜劇；而另一方面，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則認爲保加利亞之要求係完全合理！

對於此種奇特之陳述，美國國務卿(Mr. Byrnes)業經預先作答矣。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巴黎和平會議時氏曾有言曰：

“在結束以前，本人對於希臘尙擬稍申數語。在會議席上希臘曾受其前敵國及若干會員國之指責。此實極不公允。前於最緊要關頭，在吾輩若干人尙未深切認識吾人本身之危機以前，該渺小而偉大之國家即曾以其無匹之英勇力拒歐洲軸心國之全副力量。余將永不忘當時吾人曾如何期待希臘之消息。希臘以其人民一向所表現之勇氣，牽掣義德軍隊，而爲其他盟國爭得寶貴之時間。”

希臘之有權提出合理要求，現在巴黎舉行之和平會議，曾以十二票對七票予以認可。

烏克蘭代表爲駁斥希臘與阿爾巴尼亞實際上仍處於戰爭狀態之聲明——阿爾巴尼亞本國與吾人均曾宣戰——乃於昨日稱：“雖云盡人皆知戰事已於一九四五年結束，而吾人猶屢聞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仍在戰爭狀態之中，此究有何政治意義？”

故彼固承認戰爭狀態於一九四五年確曾存在。自是以後，就本人所知，吾人既未與阿爾巴尼亞簽訂休戰協定，亦未與之簽訂和約，但依據國際法，固必須有此種文件，戰爭乃能終止也。

以蘇聯及法國之關係與希臘及阿爾巴尼亞關係相提並論，無非意欲動人聽聞而已，本人固知最爲驚訝者當莫如法國代表也。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堅稱今日之阿爾巴尼亞人應與昔年向希臘及各盟國宣戰之阿爾巴尼亞人有所區分。

彼可否允許本人向彼答復：阿爾巴尼亞之歷史證明該國素爲若干強國實行帝國主義之工具。茲者有人告知吾人謂阿爾巴尼亞之政府業已更改，而今日之阿爾巴尼亞人實與昔日之効忠於法西斯帝國主義者不同。然今

日高唱伏爾加 (Volga) 歌曲之阿爾巴尼亞人一年以前所歌者固爲 Giovinezza。今日舉拳行禮之阿爾巴尼亞人，當其對於軸心勝利具有信心時，所用者固爲法西斯之敬禮式也。

英國軍隊初次前來敵國時爲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此舉係根據英國所締結之協定。英軍來希係依希臘政府之請求，非爲侵犯吾國之獨立，而係爲弱小之敵國被迫向兩強大侵略國家發動之困苦而強弱懸殊之自衛戰中爲吾人爭取獨立而來者。

迨至解放之日，英國軍隊再度進入希臘，此舉並非由於彼等之自動，而亦係由於希臘政府之請求，並係依照在義大利所締結之協定，所有各政黨之代表，包括極左派在內，均曾簽字於該協定，並無例外。英國軍隊之登陸，無論由何方面觀之，均屬可喜之事，蓋多賴英軍在境，安全之信念乃得恢復也。

是後英國軍隊即因所有歷屆政府之願望及其自願之許可而屯駐希臘，因各該屆政府均知爲建立法律上之真正平等，保障人民之權利，且爲防止流血無算之內戰重演起見，英國軍隊之駐在仍屬必需。

希臘全體人民無不愛惜其國家獨立如命，故本人無庸贅述其所以歡迎英國軍隊之駐屯者，惟一之原因實爲彼等深知與此種軍隊合作絲毫不致危及其獨立也。

所謂英國駐希臘軍隊業已證明偏助一方之說，實無任何根據，蓋英國軍隊（其中若干人且已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不幸事件中喪命）將於民族解放陣線 (EAM) 不僅並無惡意，且對 Varkiza 休戰協定及是後對於其他一切寬容民族解放陣線之政策，甚至大赦，均曾竭力加以支助也。

英國所給予吾人之建議，一若其他盟國之建議然，目的並不在於造成或鼓勵某一政治團體對於另一政治團體之優勢。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烏克蘭代表於其陳述中要擬利用關於希臘內政之一串無稽之談以造成某種印象，故彼等曾徵引若干荒誕，歪曲而虛偽之謠言，以致某黨派在國外得據以叫囂不已，而該黨除其名稱以外無一與希臘有關。此即爲擾亂希臘之內部和平，破壞其在國際輿論中之地位，妨害其統

一甚至其獨立之策略。

吾人認爲對於敵國內政問題之任何公開討論均屬非是，因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此實爲干涉一主權國家，一獨立自尊之聯合國會員國內政之舉也。但本理事會內所提對於敵國之責難，吾人自不能不予置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於八月日三十日在安全理事會之演詞中曾提及英國下議院議員 Mr. Solley 在巴黎及倫敦所作之各項陳述。

英國外交次長 Mr. H. McNeil 於六月五日在下院答復 Mr. Solley 時有云：

“貴議員曾發言二十分鐘之久，且對於希臘之情況提出最嚴重之責難。但彼於二十分鐘之內曾未提供一項證舉，本人深以爲憾。所幸彼之同事 Mr. Dodds 並不如緘默。渠於五月五日曾在某大報中發表一函，其中有云：‘Sokos 可爲標準之例證。該處之恐怖與凶暴行爲蔓延各地，司法直爲趣劇，且當地之憲兵所造成之事態，恐僅有中古黑暗時期之森林蠻野法律可資比擬。’

設余當初並未立即設法調查 Sokos 之黑暗情形，則無殊余對本議院有虧職守。余確曾立即調查。查該村中曾有騷擾情事，並有某人於企圖逃逸之際遭憲兵槍擊，凡此均係事實。至於所傳當地縣長嗣即無法克盡其職守一節，本人現亦正在進行調查中。但貴議員於返至雅典時曾就彼之女信徒數人所受恫嚇一事提出抗議。本人又復加以查詢，茲可欣告議員諸君：當時所發生之事決非與中古時期黑暗情形相倫也。

貴議員稱，貴議員等無論行至何處均見有右派狙擊左派之情事。就有紊亂之情事而言，此言或亦屬實，但此言之重要性在於‘吾人無論行至何處’數字。

希臘報端除 Mr. Solley 所發表之文件外尙有其他新聞。村議會曾致書所有當地報紙責難代表團未與該村當局洽面，並曾拒不接見遭受希臘人民解放軍 (ELAS) 殺害者之遺孀代表。其後，彼等曾公開集會對於英國代表團之偏袒態度及其片面調查事實真相之舉提出抗議。本人茲願諸君認

清，調查所得結論之發表當可有益。但竊意以爲，下院議員無論何時如以代表資格前往異國，則彼等辦事均應謹慎，負責而無所偏私。本人堅信倘代表團當初果抱有此種目的，則其工作範圍當較此爲廣矣。

總之，目前之情勢較之上月極形惡化，竊以爲主要原因在於選舉日期之迫近。Broxtowe 之議員先生頃提及左翼勢力在十二月間所犯之錯誤時，余當時以爲彼將述及余可加衷心贊同之點，並爲余所深爲遺憾之事，即希臘各地方常見有強取人質之政策，似此情形恐將繼續發生，因此，如有人圖對左翼人物有所不利時則較其對於右翼所爲尤甚，蓋由於希臘人民解放軍部隊當時所鑄成之大錯也。

貴議員責難之要旨乃謂：此等紊亂，如非由於英國軍隊之故，然無論如何一俟英軍撤退即可解決。彼曾徵引彼與 Mr. Sophoulis 及 Mr. Sophianopoulos 關於本問題之談話。余務須聲明當此二君在職之時始終未發表此種意見。余並須聲明希臘政府無論右派或中左派當權時期，從未要求英國軍隊應予撤退。事實上恰與此相反。吾人毋寧尚須一再通告希臘歷屆政府務應自行籌劃其本國之警衛事宜，因吾人亟欲吾方人員退出也。

再者，本人不信有人可辯稱吾人曾容忍右派之各種歧視。近於三月二日吾人尙曾訓令吾國之大使將此節轉達 Mr. Sophoulis，因已有人公開演講提及所謂各種阻礙也。本人對於 Mr. Sophoulis 並不深責，蓋內戰中之情緒與所受之痛苦固蓋內戰不能於一舉手間遽爾消除。然本人決不能任下院之任何議員於未提出證據以前——至今尙未見有證據提出——即信口指稱英國在希臘之軍隊刻正被利用支助右翼之罪行云云。

凡關懷希臘之男女平民者，關懷其安全或相當之安全及其食資與工作之希望者，吾人實難信其能作如吾人昨日在此所聞者之不負責任之言論也。”

以上即爲英國外交次長 Mr. McNeil 之演說。

本人茲將討論選舉問題。邱吉爾先生於數月前某次演講中曾謂：“在陰影籠照下之

歐洲，在柏林與特里亞斯特以東地帶，除捷克姑不具論外，惟有雅典猶爲自由聖地。”惟有希臘一國已在其政府所邀各盟國人士監視之下舉行自由選舉。

其實情如下：二百五十小隊有經驗之英法人士曾監視三月三十一日之希臘大選，當時自由黨領袖 Mr. Sophoulis 當權。

以下爲彼等之報告書中一段：“盟國代表團經審慎考慮後，認爲此次選舉始終甚爲自由與公允，且其結果實代表希臘之真正合法之民意。”

該報告書繼謂：“倘拒不參加之左翼各黨派當時參加選舉則一院制之國會中現或容有各該黨份子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但其總結果並不致因此而改變。在此百分之二十中共產黨之代表當達百分之九.三。希臘此次選舉之得當較諸法國、英國或美國之各次普選亦無愧色。希臘之有英國駐軍對於選舉之結果並無任何影響。”

查此輩觀察選舉者所受之使命乃源於美國、英國及蘇聯在雅爾他所締結之協定，爲協助被解放各國建立民主政府者，嗣後有希臘各政黨之協議，意在謀取各盟國之此項協助。美國、法國與英國均接受希臘之邀請，而蘇聯則予以拒絕。

選舉辦理之方式絕屬正常而無可訾議。現時 Mr. Tsaldaris 之政府彼時尙未當權，而係反對黨。因此，該黨縱或有意，實亦無左右選民之可能也。

至於英國國會議員 Mr. Solley 所宣稱者，其事實之真相如下：四月二十六日有二人因索取錢財有違一九三一年之法律而在 Callithea 被捕，彼等並未受苦，惟被帶送法院，其中一人經予判處徒刑兩月，另一人則被釋放。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烏克蘭代表曾以希臘各民主黨派提交蘇聯駐雅典大使之抗議書見告。二君均已爲其傳遞消息者所矇欺。往見蘇聯大使者乃係極左派各組織及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中之各負責人，而非各民主黨派之領袖也。

另一方面，Mr. Sophoulis 曾於八月二十七日向報界發表如下之聲明：

“任何希臘人，如經慎重思考，均不

致認為希臘今日正在造成邊境事件，或壓迫人數不多之少數黨；希臘政府對於彼輩素來之態度非僅寬大，且實仁慈。希臘人民之政見無論如何紛歧，彼等對於第三者之自由之權仍極重視。吾人之見解或與現政府大有不同，但此為國內之政策問題，且吾人敢信希臘人民終將克服現有之種種內部困難也。”

至於以前曾聞提及之希美協會，則該會僅係一不甚重要之組織而已，其中多半為共產黨人。

關於希臘政權之國民總投票業於上星期日舉行，其結果茲已發表。在政府中佔有部長六席之民族解放陣線曾在黎巴嫩簽訂協定，認為政權問題應取決於國民總投票。國民總投票究竟何故定於是日舉行乎？

英國駐雅典大使於四月十日曾趨訪希臘首相謂：一俟選舉名單修改竣事，英國政府深知複決投票之日期應由希臘政府決定之。同時美國及法國代表及亦曾表示類似之意見。

選舉名單修正後，希臘政府經由新選之國會認可，乃將複決投票日期定為九月一日，至於名單修正情形之圓滿，則希臘政府請來監督國民總投票之英美人士業已予以證明。故民意之諮詢井然有序，其可靠性業已多方予以保證，且其執行情形亦使人民之決議無可訾議。

阿爾巴尼亞人為欲逞其殲滅伊庇魯斯北部希臘人口之目的而造成之一切事端，本人不願一一重述致使諸位厭倦，惟本人願提醒諸君注意，本人於提交聯合國新會員國家資格審查委員會之備忘錄中（文件 S/123 及 S/131）曾將此種種事件敘述極為詳盡，阿爾巴尼亞當局之罪責於此可見。

阿爾巴尼亞人在邊界之攻擊近已倍增。本人已將此種種事件一一列出，其中包括前二次備忘錄提出後所通知本人之事。本人茲應補述：八月十八日上午十時，有國籍不明之飛機一架，尾部標有紅圈者，飛經希臘與阿爾巴尼亞邊界上空，深入希臘領土五公里。該機於沿 Grammos 界線飛行未幾後轉返。

凡此各項事件之用意甚明。其目的在向希臘人民尋釁，俾可利用彼等之報復行為以

影響世界輿論；並造成必需之環境，藉可派遣違法枉紀之部隊進入希臘領土。Janina 之軍事法庭曾於八月五日至八日開庭，審訊糾眾攻襲 Janina 以南 Grammena 地方之警察崗位之亂黨。審訊之舉行，曾經英國大使館秘書列席，此輩違法犯紀者之任務究竟何在，經審訊後業已大明。希臘之士兵，賴其森嚴之紀律及其偉大之自制能力，幸能防止此種種事件之更趨嚴重。其應特別提出者，即去年七月七日發生之事件，目的在於奪取 Skipi 地方之邊防哨站。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曾稱：彼所指為希方所發動之希阿邊境事件與巴黎現正舉行之會議實屬一奇特之對照。本人所抱歉者即當其發生之時（其開始已有相當時日）吾人業已按照適當之步驟提請希臘之各盟國及各友邦注意矣。

吾人之若干鄰國及其發言人曾異口同聲對於所謂迫害 Slavophones 人（希屬馬其頓之極少數民族）之事力加責難，然無人可以繼續置信矣。盡人皆知踰越希臘與某一鄰國間邊界之所謂難民數千人，或為 Slavophones 人之曾犯與保加利亞人與德國人合作之罪者，按彼輩曾尾隨德國退却；或係保加利亞當局在佔領期間或其他情況之下自保加利亞送來之保加利亞人，而尤以自命為希臘人並與希臘之敵人公然合作之亂黨，或違犯普通法之民族解放陣線黨徒為多。

九年前曾使戈林大受屈辱之保加利亞人 Dimitrov 曾於一九四四年一月七日在莫斯科電台向其祖國同胞作激昂之呼籲。彼籲請彼等及早將德國人逐出領土，但彼等對此呼籲置若罔聞。直至凱旋之蘇聯軍隊進入保加利亞後彼等始行求和。其日期為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此點應予注意。

Dimitrov 由莫斯科對其同胞責難如下：

“在德國對各自由國家，尤其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侵略戰爭中，保加利亞業已成為德國人之根據地矣。保國現已准許德國人鞏固其地位，將保國據為所有；並將 Varna 全城及其海軍根據地讓予德國；又允將其軍隊交由德國管制；德國人佯稱專家，但事實上則為希特勒之奸細。保加利亞已准許其在南斯拉夫之部隊與德

軍並肩參與其對抗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軍之軍事行動。保加利亞實為軸心之附庸，且係希特勒侵略戰爭中之同謀，並曾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向英美宣戰，其態度極為狂妄囂張；保加利亞相信如能於最後關頭改弦更張，保國當可獲助於各盟國也。”

Georges Dimitrov 究係保加利亞人，故於其呼籲中乃未提及希臘。當時彼對於保加利亞人在希臘之罪行並未提及。然及至一九四四年六月間，距蘇聯佔領保加利亞僅三月以前，Dimitrov在莫斯科所發行之報紙*Slaves*中曾載有下列陳述：

“法西斯德國之夥伴保加利亞人伴為無辜，自稱係保衛其本國之領土而不欲侵佔外國之土地。然其本國領土究何所指乎？彼等係指色雷斯與馬其頓之領土；該二地曾於一九四一年春間為彼等所佔領，時希臘與南斯拉夫人民方英勇抗戰而彼等乃拊其背，為德國部隊開闢途徑。德國人會同保加利亞之部隊現正與希臘之游擊隊伍交戰。其理安在？保加利亞之國家統一果須對於希臘領土施行擄掠，搶劫與蹂躪乎？保加利亞之軍隊駐紮於希臘之愛琴海(Aegean)及沙龍尼加(Salonika)海沿線。盡人皆知保加利亞乃德國人之軍事根據地及盤據之所。當希臘及南斯拉夫各鄰國人民因目覩保加利亞人之甘為希特勒信徒而義憤填胸之際，保加利亞之“國家統一”問題何從談起？”

此即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 Dimitrov 在蘇聯斯拉夫機關報中所撰之文字。

一九四三年三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參議員 Claude Pepper曾有言曰：“此次自由人民反抗暴政之全面戰爭中，保加利亞政府之政策實使美國人民為之驚憤交加。在色雷斯及保加利亞所佔領之馬其頓各地一萬五千之希臘無辜人民遭受屠殺以及保加利亞之猶太人民被押交納粹暴徒任意處置，實為使保加利亞再度蒙羞之殘忍行為。保加利亞之納粹黨羽所犯之種種罪行，聯合國均已加以注意。勝利之日，必將對此等罪徒科以制裁。聯合國決不致忘却此事也。”

保加利亞之所有各黨領袖悉以軸心為依歸且擁有保加利亞之人民大眾為其後盾。保加利亞實無任何其他國家可與倫比，該國近以為可藉其處死親德分子一舉證明其反軸心之態度，從而完成其革命之情景。任何其他國家均無如許親德分子也。

保加利亞之技工三萬五千人曾被遣往德國。所有黑海之港口，均經交與德人支配。而今日則保加利亞人已改變其語氣矣。彼等之未能得之於希特勒者，今竟圖得之於其所曾反抗之各盟國矣。

阿爾巴尼亞人之行為與此相同；Enver Hoxha 曾於巴黎承認：阿爾巴尼亞人為優越勢力所迫而與德義兩國軍隊並肩作戰。阿爾巴尼亞國內無人反對軸心。阿爾巴尼亞人民不顧各盟國之積極呼籲與希臘人之英勇楷模，仍狂熱効忠於義大利及德國人民。

伊庇魯斯北部希臘人之抵抗實為阿爾巴尼亞人造成機會得與德義軍隊合作毀壞村莊六十五處，劫掠房舍一百五十所，并焚毀六千二百所。抗敵運動中之罹難人數計被殺者一千七百人，被捕者一千六百人。設法逃往希臘之戰士計有七千六百人。

一九四一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之間阿爾巴尼亞人在伊庇魯斯北部單獨與義德共同所為之破壞情形，諸君如欲知其梗概，但須一察本人所提交理事會議事席上之圖，本人業已請求將該圖與有關文件一併歸檔。

前於七月十九日襲擊 Janina 以南 Grammena 地方警局之若干共黨徒衆業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至八日經特別軍事法庭在 Janina 予以審訊，本人前曾述及此事。其首領與黨徒九人均經判決有罪，依據證人之陳述以及提供法庭之各項文件，去年四月間該首領伴同業經捕獲之黨徒兩名以及其他在逃尚未歸案者數人前往 Argyrocastro 及 Tirana。彼等之旅費及生活費用均係阿爾巴尼亞之人民保安局中各負責人所給付。彼等在 Tirana 時即在人民保安局內用膳。

此輩於六月初曾奉令前往希臘工作，當時希境已有黨徒從事活動。彼等於六月十日乘阿爾巴尼亞士兵所駕駛阿爾巴尼亞軍車離開 Tirana，車中並載有 Steyr 自動來福槍二十五支，子彈四五箱及若干 Mills 手榴彈。

該匪徒等駛至 Argyrocastro 地方稍停加搭數人，乃續向 Langos 之阿爾巴尼亞邊界哨站前進，所載軍火即在該地卸下，當時有阿爾巴尼亞之官員數人在場，匪徒之首領曾與之談話。嗣後彼等即於阿爾巴尼亞之士兵一人嚮導之下，在 Kastaniani 之 Prophitis Ilias 地方附近越過邊界。

該匪徒等之首領稱彼等活動之目的在於推翻希臘之政權，而一俟戰爭開始，阿爾巴尼亞之革命黨人當即前來相助。該匪徒之首領執有人民保安局 Argyrocastro 分局所發給之許可證二紙，一為前往 Tirana 途中所需，另一則准其使用民用或軍用車輛自 Argyrocastro 前往 Durazzo。茲將此等證件之影印本數幀陳置於理事會議席。

本人持有美國國會第一五零號紀錄一份，其日期為七月二十九日，內載有紐約時報之電訊一通，係 Mrs. Clare Booth Luce 送交衆院者。敢請准許本人自該電訊中選讀數段：

“據本月內前數日自阿爾巴尼亞歸來人士談稱，該國實係十足之共產國家，其所有私人企業均徹底破壞。教士現正遭受殲滅，個人自由並不存在，而黷武主義處處蔓延。一九四四年底以還入獄之人數約計為一萬至一萬五千人，同時至少有三千人或被殺害或已踪跡不明，其中有天主教士十二人。

蘇聯之軍事工程師似正督修公路一條，自南斯拉夫邊界 Scutari 西北之 Kukus 城通至 Peshkopeja 以，與已有之經由 Pogradetz 及 Elbasan 通至希臘邊界 Koritza 地方之公路相銜接。吾人如憶曩年軍隊之調動僅能循由 Tirana 至 Scutari 之沿海公路，然後轉向西北而達南斯拉夫邊境，則此路之軍事價值顯然可見。新路造成後來自南斯拉夫之軍隊可抵達希臘邊境較速，其經由之路線幾為一直線，而不必取道於在海軍轟擊射程之內之沿海公路矣。

在一串炮壘保衛下之 Valona 海灣具有地理上之先決條件，可以成為亞得里亞海上最大海軍根據地之一。

蘇聯於建築砲壘之外，並已改編阿爾巴尼亞之陸軍，該軍人數前於六月時計有

士兵五萬人，官佐一萬二千人。全軍現正配發新製軍服（冬季為啡嘸色，夏季為淺色帆布）自動來復槍，小型與中等之迫擊砲及高射砲。

阿爾巴尼亞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之預算總數十萬零一千六百萬阿爾巴尼亞法朗內，劃為軍費者達六萬萬。此與該國之國民經濟全不相稱，尤如吾人一察阿爾巴尼亞之官方統計數字，其通貨數量僅為三萬萬二千萬法朗也。

在結果若干人被處死審訊過程中，在場目擊者對於被審訊者認罪之速莫不驚異，彼等認為各此種行為實係由於用刑所致。”

希臘自復國以來，即遭遇神經戰爭。希臘實萬分忿怒，蓋在歐洲希臘為仍受此種攻擊之惟一國家，而發動攻擊之各國不久之前猶係軸心之羽翼也。但此種攻擊並不足使吾人畏懼，徒令吾人詫異而已。此種國家既未獲得任何教訓，亦未忘却任何事件。彼等自以為尚係生活於神話時代；而忘却時代業已變遷。

關於馬其頓之斯拉夫或 Slavophones 少數民族數量甚少一節，國際聯合會之難民安置委員會所發表之報告書已予以證明，該委員會之公正固無庸置疑。

該委員會主席 Mr. Henry Morgenthau 曾謂“難民入境一事由希臘立場言之其最大所得為人種之齊一。上次大戰期間因居留於馬其頓與色雷斯以致馬其頓之困難問題無以解決之土耳其及保加利亞人，今已交換遣送歸國，馬其頓居民遂純為希臘人矣。”

彼狂呼反對之輩，其友人刻正將千萬人民驅出其本土，而同時則稱一羣寥寥可數之保加利亞同氣之徒為被難之人民，但此輩直至最後關頭之前夕仍與德國佔領軍當局有密切之合作。倘此輩通敵之徒當時在其本國境內，則彼輩當早已為各該國政府用吾人所熟知之簡便方法加以解決矣。

所謂對於斯拉夫少數民族之迫害（按希臘並無此等情事）業經英國外相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之演講中予以否認。彼謂就地調查之結果及馬其頓軍事當局之報告絲毫

未能證實貝爾格拉特無線電所廣播之各種罪狀。

而另一方面，希臘曾設法將人民解放軍人員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所捕去之數千人質遣送回國，終歸無效，至於此輩人質之命運如何，南斯拉夫政府從無告知希臘政府之意。狄多元帥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之演講中曾謂：希臘人民不幸而受治於反動黨人，彼輩不僅壓迫馬其頓之斯拉夫人，抑且壓迫希臘人民；希臘之侵略者爲向南斯拉夫挑釁起見，竟沿邊界毫無理由開槍射擊。狄多元帥又稱馬其頓及希臘之難民無數時正避難於南斯拉夫。

然當時民謠之真况究竟何若？希臘之馬其頓總督 Mr. Merentitis 曾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之電報中加以描繪：“本人適自 Florina, Castoria 及 Cozani 各地巡視歸來。余並未見有 Salvophones 集體離境之事。南斯拉夫報界關於所謂壓迫情事之宣傳，全然無稽。Florina 與 Castoria 間之區域刻正爲非正規部隊之恐怖行爲所擾亂，彼輩係由南斯拉夫侵入吾國領土。人民自中部及東部馬其頓集體離境赴南斯拉夫一說亦無實據。Sidiro-castro 以北之各村莊中計有五十家自動他往，而一九四一年以後定居於希臘之保加利亞人亦已離去。”

然南斯拉夫駐雅典公使館曾於七月二十日照會希臘外交部，對於“吾國同胞”（愛琴區之馬其頓人）所受之待遇提出抗議，並要求停止對於“回族後裔”所施之迫害。

希臘政府對於是項照會未曾置答，蓋所謂被害人民向未被承認爲南斯拉夫或保加利亞之少數民族也。此種措置之嚴重性，經希臘政府提請美國政府注意，美國政府之意見亦復相同。美國國務院之希臘事務局局長於八月二日與敵國駐華盛頓大使會談時曾向大使宣讀國務院下列照會：“吾人視希臘之馬其頓各省一如任何其他希臘省分，同爲希臘所有，吾人亦不承認第三者有權干預關於希臘斯拉夫族或任何其他種族公民之種種問題。”

英國駐貝爾格拉特大使 Mr. Stevenson 對於貝爾格拉特報界及無線電時正從事於“事前有計劃之宣傳”旨在引起南斯拉夫反

希輿論一事，曾遵照其政府訓示向狄多元帥提出抗議。

美國政府在上述保留之下曾建議由蘇聯、英國及美國代表合組調查團調查此事之真相。

希臘政府稱如調查之範圍包括南斯拉夫屬馬其頓，以便在該地調查所傳事實之真相，則對於組織調查團之建議可以同意。

希臘政府以九月五日及九日二函向美國作復。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迄未答復，南斯拉夫政府對於調查團之工作範圍亦無任何答復。英國與法國政府則均贊同組織調查團一議。

Mr. Sulzberger 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之紐約時報中曾將此種陰謀之全部計劃披露，按其目的在於破壞希臘政府恢復和平與安全之各種努力。彼曾撰文如下：

“此種顯然日益擴大之趨勢，其目標有三：（甲）爲一由內部發動之事變奠定基礎，以便將馬其頓併入南斯拉夫聯邦。如是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在愛琴海方面所懷抱日久之夢想即可實現。如希臘政府仍有實權，如希臘境內仍有英軍駐在，則此項計劃難有成功機會；（乙）在希臘境內釀成充分之混亂狀態，俾英國及世界輿情均將要求英國軍隊之撤退；（丙）設法暫緩舉行國民總投票以加強左派之力量。

民族解放陣線之武裝部隊，前據 Var-kiza 協定業已解散者，似正在重新編組中。據各方報告北方之武裝匪徒中刻有身著民族解放陣線之徽章者爲其官長。

希臘政府對於起自南斯拉夫邊境以迄西方海岸之一串左派根據地深感驚惶。

希臘與南斯拉夫邊界之地理形勢使自南斯拉夫偷運軍火入境一事易於辦到。希臘政府業自左派份子手中奪獲大量軍火。

目前希臘北部正醞釀馬其頓人運動，希臘之共產黨人及出生於希臘之馬其頓人均爲之後盾；Kutzo Vlachs 最近亦已參加。此項運動之經費頗爲充裕，並自貝爾格拉特、提亞那、索斐亞以及 Skoplje 各地獲得宣傳方面之援助。如英國軍隊果由東部馬其頓撤退，則希臘政府在該區域內能否防止一左派事變，頗屬可疑。”

主席：請問希臘代表是否可同意暫行休會，抑擬於此時將其演講結束。

Mr. DENDRAMIS(希臘)：本人衷心同意至午後再繼續本人之演詞。

(午後一時十分散會)

第六十二次會議

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星期四

午後二時四十五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O. Lange(波蘭)。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埃及、法蘭西、墨西哥、荷蘭、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四十．關於烏克蘭控訴希臘事之討論(續)

主席：吾人現繼續討論議事日程之第二項目。茲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希臘代表即來議席就座。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 Mr. Manuilsky 及希臘代表 Mr. Dendramis 就座理事會議席)。

Mr. Dendramis (希臘)：至於所謂對於 Chamuria 之阿爾巴尼亞回教徒之壓迫，則此輩人民在希臘被佔領以前，生活完全自由，並與其他希臘人民享有同等權利；惟以 Chams 人民因其來源關係得免於交換人民之舉，故彼輩對於希臘人常抱敵對態度。

在義大利侵佔希臘期內，Chamuria 之阿爾巴尼亞人所為之暴行不可勝數，並對於基督徒肆意劫掠，屠殺以及施行各種凶暴之妄行。最後，彼輩乃高揚阿爾巴尼亞之國旗矣。

彼等在義軍與德軍協助之下，焚毀 Paramythia 及 Ighumenitza 各村莊，並屠殺其居民。萬國紅十字會專使 Mr. Hans Bickel 曾行經各該地區散發食物，並於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向日內瓦總會報告如下：

“本區計有基督徒六萬，及阿爾巴尼亞回教徒之 Chams 兩萬人。此輩人民在希臘被佔領以前彼此尚能相安，但自佔領以後，義大利即大肆宣傳，在彼輩間挑撥是非。

義軍為欲達此目的，乃畀 Chams 人以武裝，彼輩於是開始攻擊基督教民。兩族世仇復為義大利人所煽起，其結果致使 Chams 現時對於基督教民之生命與財產不再稍事寬容。德軍蒞臨之後，Chams 仍繼續其破壞基督徒之工作，其若干領袖人物在德人處毀謗基督教民之事已獲成功。Ighumenitza 城之大部份已於義希戰爭期中被燬。Ighumenitza 之全部基督教民均因畏懼 Chams 之故，業已離城他往。Ighumenitza 區內人口雜處之各村莊中基督居民則均閉戶匿居，不敢外出，因武裝之 Chams 動輒無故加以殺害也。此輩基督教民目前貧苦萬分，而在冬令之前實有餓斃之虞。

Ighumenitza 與 Pargha 之間，有 Marghariti 村莊，Chams 人之社會中心也。凡自基督教民盜竊得來之牲畜，多半均屯集於此村中。

Paramythia 之人口混居雜處，故基督教民均生活於恐怖籠罩之下。Chams 對於基督人民多方壓迫，並在德國人前痛加誹謗以期彼輩悉數均遭殲滅。Paramythia 之社會知名之士四十九人及其鄰近各村中之十一人均於吾人到達三日前被殺。

吾人曾建議解除 Chams 之武裝，俾該區之和平可以恢復，而穀物得以收割。”

是即避居於阿爾巴尼亞 Chamuria 之所謂反法西斯者。

然吾人忘却各鄰國之大批難民因懼於各該國內實施所謂“民主”原則之方法，均已來吾國國土避難。吾人並忘却各鄰國領土已變為進攻吾人之根據地以及有組織之活動中心。武裝之匪徒則隨意逾越吾人邊境以進行不利於希臘政府之活動。吾人並無力足防護吾國邊疆之陸軍。希臘邊區各省現有大幫匪徒從事活動，希臘之違法犯紀之徒與保加利亞之分立派均與其事，專事殲滅希臘愛國人士，彼輩乃不得不放棄其家園及職業前往各城市求生。

烏克蘭代表曾欲吾人相信希臘之抗敵運動僅係民族解放陣線所為。吾人在此不得不一考究竟抵抗一詞在希臘所指何事。在大多數人心目中，此項運動自始即於無形之中而